

# 夜思录

殷国明

鲁滨逊是被迫流落到一个孤岛上生活的，伴随他只有一个忠实的『星期五』。但是鲁滨逊这番冒险而又艰辛的经历，在很多人的心中创造了一个迷梦，他们从这种脱离人群的生活幻境中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 夜思录

殷国明



责任编辑 亦 棋  
封面设计 张妙夫 斯 斌

## 夜思录 耿国明著

---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42 印张2.76 插页2 字数47000 印数0001—5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

ISBN 7-5339-0255-6/I·242 定 价：1.50 元

## “学术小品”丛书编辑旨趣

前人治学，讲究义理、考据、辞章。现在看来，三者依然不可或缺。最近十年间，国内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发展迅速，至八十年代中期已呈现两大趋势：一则谈问题着眼于所谓大文化的实际背景，不囿于学科樊篱；一则注重文体实验，故文章自身的趣味性，又得以强调。

本社编辑、出版“学术小品”丛书，乃势所驱使，旨在扬励学术，改善文风，同时兼有普及与提高两方面的愿望。

普及与提高的统一，落实在文章里是趣味性与学术性的结合。编辑者认为，当今理论界于学术性和趣味性的结合上，有所偏失。一些新近问世的学术著作以营构体系，做高头讲章为事，与读书界否隔日甚。前人有曰：文章贵在情趣，此言甚善。在目前情况下，倡导学术趣味，而不求诸所谓“系

统”或“深度”，未尝不是一种开拓。

这套丛书以文学、艺术为主，也涵纳与此相联系的其他文史话题。至于治学方法与著述风格，自然以多样为好。作者学术观点，自是一家之言。是非正谬，见仁见智，读者自辨。

丛书将分辑出版，每辑十种，迤逦相续。区区小品，以期蔚为大观。

1988年3月

## 目 录

缘 起	1
孤灯夜思之一	3
失眠有感之一	7
孤灯夜思之二	8
失眠有感之二	12
孤灯夜思之三	16
失眠有感之三	22
孤灯夜思之四	25
失眠有感之四	29
失眠有感之五	33
孤灯夜思之五	36
失眠有感之六	40
孤灯夜思之六	44
孤灯夜思之七	52
失眠有感之七	62
失眠有感之八	63
失眠有感之九	65

失眠有感之十	69
孤灯夜思之八	70
孤灯夜思之九	73
失眠有感之十一	77
孤灯夜思之十	78
失眠有感之十二	80
孤灯夜思之十一	82
失眠有感之十三	85
孤灯夜思之十二	86
失眠有感之十四	91
孤灯夜思之十三	96
失眠有感之十五	100
孤灯夜思之十四	103
失眠有感之十六	106
孤灯夜思之十五	109

## 缘 起

若干年来，我一直对文学怀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认为文学能够陶冶和沟通人的心灵，美化和温馨人们的生活，把人类从对奢侈过度的追求及其意识迷乱中解救出来；同时也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怀抱这种想法。但是近来却对这种想法产生了怀疑。尽管我对文学的迷恋并没有减低，但是开始面对着越来越多陌生、缺乏理解的目光。很多人把文学并不当一回事，更不怀抱和我一样的想法。此时我的心，连同心爱的文学，就像被抛在荒漠上的弃儿，只能凭借冷寂的山风传送几声悲戚的啼哭。我真正感到了文学的孤独，从事文学工作的孤独。

紧接着我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面对一盏深夜里的孤灯，思索一个又一个纠缠不清的文学问题。我没有认真研究过失眠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我确实知道，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失眠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如果不吞服安眠药的话，很多人不得不眼睁睁地度过一个个孤寂的长夜。我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心灵需要什么，是否还需要文学，然而我却无法逃避文学的诱惑，只有完全听从弗朗西茨·卡夫卡的忠告：“你无须离开你的房间。只要径坐在你的桌边聆听着。不只是聆听，还要等待。不只是等待，还要保持静默与孤独。世界将会拆下它的假面，坦然无蔽地向你贡献，它毫无选择，它将在你的脚下出神且猛喜地施行。”（见《卡夫卡的寓言与格言》，张伯权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下面所写的就是我在静默和孤独中对有关一些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感想，我把它们称之为“一个失眠者的孤灯夜思”。

## 孤灯夜思之一

我并没有别的想法，我只想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为什么在人多的地方什么都不想说，甚至感到厌烦，而到了静然孤独的时候又无法入眠。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而最可怕的又是一个人。

显然，本世纪以来，孤独已成为现代人最重要的心灵问题之一。很多哲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艺术家，都在不厌其烦地去探讨它，企图拨开人类心灵上的阴云，揭开灵魂更深处的秘密。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甚至认为，孤独不仅是使现代人感到痛苦和迷惘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现代人灵魂的一个标志。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就曾指出：“一个道地地被我们称为现代人者是孤独的。”因为在在他看来，现代人首先是感知最现代的人，他是一位伫立在高岗上，或站在

世界最边缘的人，他眼前是茫茫一片未来的深渊，头顶上是苍穹，脚底下是被历史覆盖的全体人类——这种人因而并非人人皆是，而是寥寥无几，千载难逢的。

我相信，荣格所说的现代人的孤独，乃是一种先知先觉者的孤独，他们的智慧和思想都有过人之处。不过，这种孤独大概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是最引人注目的。如今，如果我们愿意漫步于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大街小巷，悄悄地进入各种各样的平凡人的家庭，进入他们的心灵，就会觉得荣格这位大师的眼界太高了。我相信在现代社会中，孤独并不那么稀少，那么神秘，那么千载难逢，而是像一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幽灵，飘荡在现代生活的灯光杯影之间，居住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官吏，功成名就的学者，饮誉全球的明星，还是地位卑下的公务员、穷学生，下等酒吧的歌妓舞女，身无分文而流落街头的浪人乞丐，都可能在灵魂中筑起了一个小小的宫殿，里面供养着一个魔鬼，也是一个精灵——孤独。当这位魔鬼，这个精灵时常从宫殿里出来的时候，就会给生活中带来一片秽语或者一篇诗章，一

阵疯狂或者一阵亢奋，一种绝望的宣泄或者一种希望的拼搏。总之，现代生活中一切激烈的破坏与建设，追求与报复，喧嚣与静寂，痛苦与欢乐，都多少与这种心态有些牵连。

也许这个时代就是一个孤独的时代。尽管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人们共同欢呼雀跃的场面，各种各样人们一致的生活形式：在体育场上，成千上万人为同一场竞赛大喊加油；在交易所，人们为同一种股票的贬值而焦虑；在交际场合，人们在用一种礼貌的语言姿态在待人接物；在市场上，人们在受着同一种广告的迷惑，争相购买着同一种名牌产品……。人们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健谈、喜欢在人头攒动的地方发表演说，自动在大街上进行演唱；喜欢到城市最有名的咖啡馆去，到舞场上去，到赌场上去，但是，也许正因为如此，孤独才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生活中，与人们同行。

由此想来，我内心有些释然了。我感到孤独，但是并不会由此感到过分悲哀。如果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一样孤独，都像我一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思考自我，思索人

生，那么我实际上拥有很多心灵上的朋友，我并不孤独；如果我能够在孤独的心弦上弹出一首歌来，那么定能够打动很多人，获得很多知心朋友。文学的精灵或许就是这样悄悄地降临的，由于过于纷繁的生活形式和热闹场面，才造就了人心的孤独；而内心的孤独才会逐迫人去创作各种各样的艺术作品，去满足心灵的需要。

如果说人们在创造热闹、解脱、宣泄的同时，也就创造了孤独，那么人在寻找孤独，创造孤独的同时也在摆脱孤独和战胜孤独。

## 失眠有感之一

话说回来，我一点也不为自己失眠感到惭愧或者不好意思。有人说这是神经衰弱也罢，过度焦虑也罢，压抑过久也罢，反正我的脑海里一直静不下来，要思考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在我近似漂泊的人生中，我曾经真实地去生活过，经过了动乱的生活和相对宁静的日子，从边缘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闯到了繁华的南京路，继而又到南国之城广州，得到更多的是人生流寓感和幻灭感。有时候我会为眼前的处境痛苦，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为人类今天的走向感到困惑。科技的时代我在寻找感情，卫星上天我在珍惜田园，尽情享乐之时我在感叹精神生活的贫弱，就是当我强迫自己数到“一二三四”的时候，我又想到自己在干什么，想到谁会来真正地理解自己，想到孤独……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

.....

## 孤灯夜思之二

有时，孤独也是一种感觉。在你一个人的时候会来拜访你。当你刚刚参加完一个盛大的化装舞会后，独自回到家中；当朋友们的聚宴已经结束，桌子上只有杯盘狼藉，残羹剩汤；当你刚刚欣赏完一部上好的电影，从梦幻般的境界中走出来，影院门口的人已散尽……一个阴影会悄悄走进你心里，把刚刚用歌舞、谈笑、情感填满的胸怀，很快地掏空，掏空，最后留下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没有不落山的太阳，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结束的迪斯科，没有不消失的青春。人在孤独的时候，总是期待用加倍的疯狂来追求新奇和刺激，但到头来又会感到加倍的孤独。

茅盾的小说《追求》中就描写了一位现代女性章秋柳，让人难以忘怀。她有自己精神亢奋的时候，曾对自己的同伴说：“我是

时时刻刻在追求着热烈的痛快的，到跳舞场，到影戏院，到旅馆，到酒楼，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只有这样，我才感到一点生活的意义。但是，曼青，像吸烟成了瘾一般，我的要求新奇刺激的瘾是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了。”但是，当这位现代女性回到自己寓所的时候，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态。她感到坐立不安，似乎全世界，全宇宙都是她的敌人，屋子里的一切物品都像是在嘲笑她。她就像一只正待攫噬的怪兽，心里充满了破坏的念头，凄凉，烦躁，迷惘，颓丧一起在压迫着她，她只好自己对自己说：“章秋柳，你是孤独的。”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人的生活和心态都有相似的地方。他们的生态和心态总是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很难得到一个稳固的支点。有时候，他们心情很好，理想和欲望会自动膨胀，他们会感到自己的力量无限大，干什么都不在话下，自己是自我王国中的国王，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奴仆。但是当心情很坏的时候，面对巨大的自行运转的宇宙和社会，又会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和卑下，一切都是虚无和荒诞，一切都没有意思，只是

需要刺激，需要宣泄，需要自我逃避。

于是，孤独成为一种内驱力，把人们驱赶到舞场上去，赌场上去，球场上去，跑马场上去，滑雪场上去，造成了数千万人头攒动，群情激昂的壮观场面，他们拼命地扭动身姿，声嘶力竭地欢呼跳跃，向胜利者扔鲜花，向厌恶的人扔鸡蛋，文明与不文明地喝彩和打架，砸公共场所的玻璃窗和摔自己的电视机，等等，也许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么干，但是他们没办法或者无法控制自己不这样去干。其实，在现代生活中，孤独不仅仅属于那些无家可归，形影相吊的人，或者仅仅存在于黑暗的灯光下，凄清的小河边，孤寂的山村野店，还存在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们都纠缠在欲望和现实，自我与社会的冲突之中，都在拼命地寻找自我，寻找知音，获取心灵上的一些慰藉。这时，你对电视机里演唱这样的歌曲一定会产生一种亲切的感觉：

我是一个流浪儿，  
毕业于幻想的学校，  
现实对我多么残酷；